

第十一章 春蚕到死丝未尽(二)



《张伯驹十五讲》
作者 张恩岭

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

(接上期)

这首诗与当时小靳庄响遍全国、红遍全国的背景是有关的。当时，小靳庄是江青搞的一个点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一个假典型。全村人作诗作画，搞得“轰轰烈烈”，俨然一派“莺歌燕舞”的景象，但其实就是根据政治需要编出的顺口溜。这一切都是刻意人为的做作，走马观花来参观的人是很难了解内情的。张伯驹当然受到了感染，自己诗词一生，如今“尽是诗人与画家”了，他能不高兴吗！

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：“须眉一样气纵横，四德三从破锁绳。今日我就当日我，只因批透女儿经。”他在“注”中说：“街道居民女同志表演歌舞，有的二十几岁，有的四五十岁，唱演街道新事物。她们态度从容，毫不怯场。过去妇女受压迫，为旧礼教所束缚，今天的妇女已非当年的妇女，她们批判了孔孟之道，打破了三从四德的绳锁，批透了女儿经毒草，思想面貌一新。”

这首诗是很有意思的，“今日我就当日我”，完全是张伯驹一生个性的写照，用在这里却也活灵活现地展现了新时代妇女扬眉吐气的豪情。但他称赞“她们批判了孔孟之道”，这也是有其特殊历史背景的。从1973年，“文革”已开始“批林批孔”，孔孟之道是被彻底否定的。虽然封建文化中确有糟粕，但是“文革”彻底否定中华文化，是一种不加区别的一概否定。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，则是民族传统道德、文化的倒退。但在当时的形势下，在所谓“新文化、新风尚”全面占领社会主义阵地的口号声中，作为生活其中的人，不管内心是否有真正的质疑，但在思想感情的表现上是很难做到“特立独行”的，甚至于是不自觉地受其浸染，顺从并赞美这种形势了。所以，张伯驹在这里也称赞“她们批判了孔孟之道”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但他不赞成“三从四德”，反对封建道德的观念仍是一贯的，是值得赞赏的。

从天津回来不久，他又随队参观了河南，到河南主要是参观红旗渠，看农村麦收景象和历史遗址、文物，这都是让他感到新奇和深深爱好的，所以，他的《河南参观纪事诗》更加自然和优美，更多了文化底蕴。

在河南，他们一路风尘，先后到了林县、辉县、新乡、郑州、洛阳等地，参观了红旗渠，观赏了黄河水，遥望了麦浪千顷，漫步在街头绿荫，又香山怀古、铜驼巷凭吊，既感振奋，更有感慨。

一路上，张伯驹诗兴大发，触目皆景，挥笔成诗，一下子写了即兴之作几十首，令人拍案称妙。张伯驹的这些旅游诗虽称不上工丽优美，但也清新自然，明白如画，直陈所见，情感沛然，且每首诗下均有解说，颇有情趣。

人河南第一首诗便写道：“西接太行南大河，无边无际尽嘉禾。麦秸垛垛闻啼鸟，处处丰收处处歌。”诗下注道：“六月二十日去河南参观，晚上车即睡，四时醒，已入河南境。见西接太行山，南临大河，无边无际，小麦丰收，闻啼鸟声，鸟无名，其叫声似乎麦秸垛垛，我乡农民即以‘麦秸垛垛’称之。”张伯驹自小在河南乡间长大，儿时麦收景象重现眼底，自然是倍感亲切。

到了洛阳博物馆，张伯驹这位文物收藏家面对文物，自然是触物生情。他看到一面唐镜，随口吟道：“宝镜团圆美绝伦，光华螺黛嵌云纹。遥知七夕长生殿，细盒金钗贮誓文。”张伯驹又在诗下注道：“洛阳博物馆有一唐镜，花纹美丽，并嵌极薄之螺钿，发现嵌螺之镜，只此一个，极为珍贵。展出者为复制品，原品已调去故宫珍宝馆。想唐明皇、杨贵妃于长生殿七夕密誓，所谓之钿盒亦当似此镜，又花钿为妇人面饰，见白居易长恨歌‘花钿委地无人收’，此亦见先代劳动人民工艺创造之精。”

这就是张伯驹，他那丰富的文博知识和诗作才华，随时都能巧妙地化为一体，给人以艺术的美感和历史的感悟。

千秋一寸心

“文革”终于结束了。

1979年3月，张伯驹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了平反纠正，他也拿到了政府补发的工资，这个时候，他才真正过上了一段舒心的生活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还清当年困难时候的借款，再就是和朋友聚会表示感谢。周末应该是那一段岁月里少有的欢乐时光，组织雅集，约好友一起下棋、唱诗填词、谈论画艺，中午大家一起下馆子吃饭。有时候也在家宴客，每次菜单都必须由张伯驹亲手持笔，开宴的头天晚上就会和潘素商量，务必照顾周全。当时餐桌上的人也都是学问大家，聊的话题都是品评各人的作品。

1980年以后，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，张伯驹又与周汝昌和夏承焘联名，撰写了《成立中国韵文学会倡议书》，又亲执笔写了一封给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黄镇的信。

去文化部送这封信，张伯驹是让外孙在寒风中用自行车驮去的。到文化部时还不到上班时间，张伯驹就坐在台阶上等着。为着中华文化，张伯驹就是这样执着。

这一时期，张伯驹最热心的还有他的戏剧。1980年，张伯驹和丁至云在天津演出了京剧《打渔杀家》。张伯驹已经83岁，但从此次的剧照看，他身段稳健，神情肃穆专注，气概英武不减当年，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个80多岁老人的扮相，这次演出，是张伯驹“名票”生涯的圆场之作。

转眼间就是1981年元宵佳节，民革中央和中山书画社举办了一次聚会。会上邀请的有刚从美国回内地探亲的黄花岗烈士方声洞的胞妹、著名画家方君璧，张伯驹闻听非常高兴，马上会见了方君璧，并即席填词一首：

浣溪沙

玉镜高悬照大千，今宵始见一年圆。银花火树夜喧阗。

隔海河山同皎洁，阅墙兄弟早团圆。升平歌舞咏群仙。

词中流露出老人切盼祖国统一的愿望，方女士带头鼓掌，张伯驹欣慰地笑了。此后，张伯驹夫妇与海外朋友如张大千等多有交往，其影响也在不断扩大，张伯驹深受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尊重。

可惜的是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。1982年的春节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张伯驹住进了附近的北大医院。病来如山倒，张伯驹连日昏迷，七八日后病情

方有好转，那一天是2月25日(农历正月二十二)，正是他85岁生日。

上午10时，有人来访，医生劝阻，说病人情况尚不稳定，不宜见客。但张伯驹还是从病床上挣扎着起来，因为这位客人是远道而来的张晓鹰，张大千的孙子，第二天他就要远赴美国，这次是奉祖父之命特地来看望张伯驹的。

客人走了，张伯驹仍然思绪难平，自从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与张大千握手话别，已经30多年了啊，他们只能隔海相望，祖国，何时才能统一？到了生命垂危的关头，张伯驹想的还是祖国的统一大业。

下午1时，张伯驹诗思涌动，他又有了诗作。这时正好他的朋友、《文物天地》主编王禹时来看望他，老人就请他帮助，录下了一首七律和一首《鹧鸪天》，这是张伯驹留下的最后一诗一词：

病居医院

张大千兄令长孙晓鹰赴美，来视并拍照，因寄怀大千兄。

别后瞬经四十年，沧波急注换桑田。

画图常看江山好，风物空过岁月圆。

一病翻知思万事，余情未可了前缘。

还期早息闲墙梦，莫负人生大自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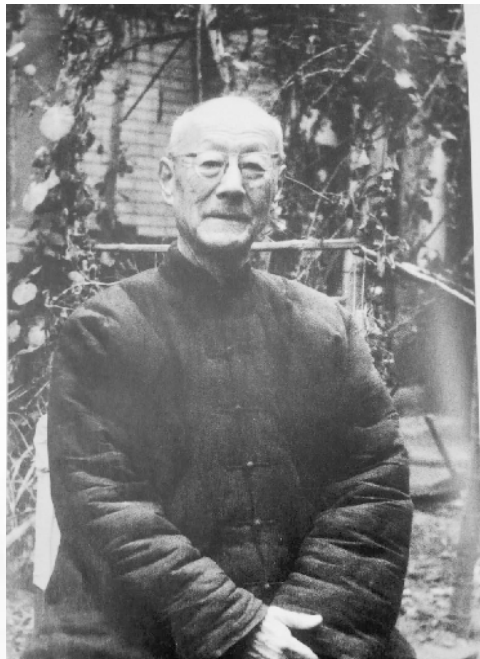
鹧鸪天·病居医院至诞辰感赋

以将干支斗指寅，回头应自省吾身。莫辜出处人民义，可负生教父母恩？

儒释道，任天真，聪明正直即为神。长希一往升平世，物我同春共万旬。

张伯驹此时还在期望着祖国的统一，还在想着人民对他的好处，他留恋祖国，留恋这个日渐繁荣昌盛的社会，他在祝福祖国万代千秋，盛世太平。

谁知道，1982年2月26日上午10时，张伯驹还是带着他的满足，带着他的遗憾，溘然长逝。



晚年张伯驹

张伯驹高举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旗，孤独而坎坷地走完了他的一生。他的经历，既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，又背负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悲哀，他不愧为中国20世纪文坛上一株青青碧色的劲柏苍松。

(未完待续)